

# 夜深

揭開大輪迴系列  
Part. 7

人靜時

不可想像的怪談

盧勝彥著



這個世界是物質文明的世界，  
而精神文明失落，眾生的煩惱太多。  
世人爭名位。世人爭利益。  
迷戀感情，……。  
我想救度這些人「離苦得樂」啊！

夜深人靜時

揭開大輪迴  
系列

不可想像的怪談

## 盧勝彥文集神變 [008]

### 夜深人靜時 — 不可想像的怪談

作者：盧勝彥

出版者：大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桃園縣蘆竹鄉南福街60巷25號2樓

電話：886-3-3526847

傳真：886-3-3521165

網址：<http://www.tbsn.org>

電子郵件信箱：[dadenculture@hotmail.com](mailto:dadenculture@hotmail.com)

郵政劃撥：19475615

戶名：大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：農學股份有限公司

書店訂書專線：(02) 29178042 · 29178022

法律顧問：黃清華律師 · 方鴻枝律師 · 陳幸娥律師  
周慧芳律師 · 蘇衍維律師 · 吳東一律師

視覺美術設計：博旭視覺

印刷：寶得利紙品業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2001年元月

定價：新台幣220元(平裝) 美金USD\$10元

####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夜深人靜時：不可想像的怪談 / 盧勝彥作。

— 初版。— 桃園縣蘆竹鄉：大燈文化，  
2001[民90]

面； 公分。— (盧勝彥文集：142冊，  
神變；8) (揭開大輪迴系列)

ISBN 957-30812-7-X(平裝)

224.515

89019193

\*各位讀者若對本書有意見或建議時，請聯結上網路特設討論區  
<http://public.tbsn.org>

## 遊神之床（序）

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睡覺，就因為這樣，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張床。床是在夜間睡覺用的。

有一首「床」的詩，如下：

白天，  
晚上，  
在重覆中旋轉，  
在孤獨的日子中變幻。

單調而同樣的老習慣，  
要躺在一張沒表情的床，  
人生有一半，  
時間沒有縮短。



床啊床！

繁多的夢，

躺起來的時候，

分不清偉大和平凡。



我的床，與別人略略不同，我當然一樣要睡覺，但，我也坐在床上禪定，不只是禪定，而且還「遊神」，我的床與世人的床不同，我的床是「遊神之床」。

我是密教的金剛上師，連我睡覺都和別人不同——

我先把床化為蓮花。

我躺上去，如獅子臥，將自己身體用修鍊的「拙火」燃燒，使自己變為

清淨。

我變成一只「金剛杵」。

虛空中，我修行的本尊出現，放光照我（金剛杵）。

「金剛杵」在蓮花上大放光芒。

漸漸的，漸漸的，蓮花載著「金剛杵」昇入虛空之中，和虛空融合而一。

這就是我睡覺的「光明禪定」，我睡在虛空中的光明裏，非常安穩。還有，我也在床上「遊神」。

請不要把「遊神」當成「作夢」，夢是一般人作的，夢像無邊無際的大海，「作夢」的因素很多，有它背後的因子，值得研究和解析，但，「作夢」是不由自主的。

「遊神」和「作夢」不同，我這一說，你一定會明白，「作夢」是睡眠的狀態之一，而「遊神」不是，「遊神」是清醒與睡眠的中間，似清醒而非清醒，似作夢而非作夢。

「遊神」是自主的，自我控制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「遊神」套一句修道的話，就是「出元神」，如果用一句世俗人的話，就成了「靈魂出竅」了。為什麼我要「靈魂出竅」呢！

我的回答是：  
我想度眾生。

這個世界是物質文明的世界，而精神文明失落，眾生的煩惱太多。  
世人爭名位。

世人爭利益。

迷戀感情，疾病苦厄，人事爭端，精神畸型，剎那意外。……

我想救度這些人「離苦得樂」啊！



這本書，是我在「夜深人靜時」，「遊神」的記載，我想解除眾生的煩惱，眾生的苦及眾生的危機四伏。

如果從書中，能體會法味，尋回自我，重歸一個精神安樂的家園，寧靜平安。……

對我來說，這就是我寫書的價值。

【目錄】

遊神之床（自序）

自縊者言

九天應元雷神普

接引的法船

「莫計較」這個

狗吠

死亡列車

尋找兇手

賣綠豆冰的小販

---

121      107      93      83      65      47      19      1

蔭屍

靈鬼盜氣

討酒的鬼

179

161

143

附錄：

蓮生活佛講「時輪金剛」

拜論師尊作品及其他

197

221

自縊者言

有一回，我坐弟子的車，出外看風水，突然外頭起了一陣大風，我趕忙把車窗搖上。

這風果然大，只一下子，地上的落葉塵土全刮了起來，外面的樹枝搖得很厲害，彷彿天都變暗了，地也變昏了，虛空中的雲也飛快的奔馳。

幸好車尚安穩，車行之中，我不覺昏沉，打了一個盹，這一剎那之中猛見一位舌頭伸長的人，立於我之前，對我說：

「蓮生，請速救我！請速救我！」

這舌頭伸長的人，話一說完，就不見了。

我一下驚醒。

覺得：「怪哉！」

驚醒之後，我想了想，這位舌頭伸長的人，素昧平生，從未見過面，我看此人，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一臉怨心不服，只這一現就不見了。

我知道，必然有事，因而特別留神！



我到了看風水的地方，主人姓殷，他要我看他的住家，我看了住家的幾間臥室，特別指出其中一個房間，說：

「此間怨氣不散！」

「何怨氣？」

我答：「這怨氣來得古怪，說是生人的怨氣，也不是，說是陰人的怨氣，也不是，莫非此人，正在不生不死之中。」

殷姓主人聽我這一說，大駭：

「先生果然高明！」

殷姓主人這時才對我說：

這房間，是他的兒子殷國住的，殷國一生乖巧，讀書成績很好，個性溫和，略內向。

殷國交了一位女朋友，女友長得花容月貌。

兩人相愛一陣子，海誓山盟，非君莫嫁，非卿莫娶。

後來，女友變心。

殷國心中生怨。

殷國怨的不是他的女朋友，而是最親密的好朋友，竟然橫刀奪愛，搶走了他的女朋友。

殷國茶飯不思。

最後，殷國走了下下之策，自己用自己的皮帶，繫了樑柱，就在自己的房間上吊自殺。

「死了？」

「正如先生所說，死也未死，說活不是活，急時搶救，命是撿回來了，但卻是不生不死的植物人！」

「多久的事？」

「半年了。」

殷姓主人對我下跪，流淚的說：

他只有殷國一個兒子，其他都是女孩，如今兒子成了植物人，一切希望全落空。

他聽人說，盧勝彥先生，神算高明，風水一流，一切疑難雜症，均可化解，很多奇蹟，數也數不清，治好很多人的病。他問醫生，醫生告訴他，等候奇蹟吧！這位醫生也對他說，這種事，找一位盧勝彥去！

我聽了，不說話。

我想，我來之前，在車中略一打盹，見到的正是殷國本人，原來他不是陰魂，而是植物人，可見他靈魂出竅來求我救他，可見此人的誠心。

我看殷家主人也是老實人，是一位老榮民，畢生盡忠報國，看他老淚縱橫，也於心不忍。

但，殷國是植物人，植物人能容易治？容易醒嗎？這其中又有何牽纏呢？

我最後說：

「我會盡力而為！他一定會好起來！」

只因為殷國本人，顯身讓我看見，他親自來求我！



我回家後，為了慎重，立了一個法臺。

臺高三尺，象按三才，寬二十四，按二十四氣。臺分三層，中央黃旗，中央戊己土。東方青旗，東方甲乙木。西方白旗，西方庚辛金。南方紅旗，南方丙丁火。北方黑旗，北方壬癸水。

第二層用紅色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。

第三層用黃色，按七十二地煞。

我這法臺是正式作法才用的。

我依道家玄門青城派的召請法，取劍印，腳踏魁罡，掐訣唸咒，這正是：

咒印若風雷，

天下湧臾至；

神仙聞申召，

急急如律令。

只須一會兒，由虛空中降下一位神仙來，頭戴魚尾金冠，身穿鶴氅，八卦仙衣內襯，絲條雙結乾坤，仙風道骨神清氣爽，手持藥葫蘆及藥箱。

## 自縊者言

這位仙翁正是華陀仙師，善能醫治百病，藥到病除，是天醫神王也。也許有人會懷疑，蓮生盧勝彥，如何能請得動華陀仙翁，殊不知道，我學佛學道數十年，根基深厚，只要：

念動先天真妙訣，  
符印劍訣更無差；

驅邪伏魅隨時應，  
呼風喚雨只一剎。

我向華陀稽首。

華陀說：

「仙師用先天無極正法召請，不知有何差遣？」

我將殷國之事，一一稟明。

華陀仙翁一聽，覺得是小事一椿，寬袍大袖一揚，便飄飄然不見了。

我心中想，殷國這回的病，碰到了我，又是華陀天醫親自降臨，只要華陀仙翁一出手，藥到病除，就算是頑疾凶病，也能痊癒。

我等著華陀仙翁的好消息。

過了一會兒。

華陀仙翁回來了，只見他的臉，面有難色。

「仙師，恕不能竟其功。」

「植物人不能治？」我問。

「非也。」

「那是為何？」我緊張。

「這是陰煞，其靈魂不在竅中，非我能治，仙師，另請幽冥諸神查之。」

華陀仙翁自去了。

這回我傻住了，想不到我花費如此精神，請來了天醫神人，竟然無法醫治一位植物人，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，難道殷國已入鬼籍了。

於是我不再召請冥王。

來了一陣陰霾捲起，陰霾散去，現出一位冥王，這冥王是我畢生未見過的。

這位冥王的頭，像駱駝的頭，其脖子長得像鵝，臉極猙獰凶惡，其鬍鬚如蝦，他的耳朵如牛耳，手如電灼鋼鉤，其身子如龍，其腳如虎，口生上下

獠牙。……

我見了大駭：

「你是何方鬼王？」

鬼王答：

「登籤鬼王。仙師召請有何教旨？」

「請查殷國魂魄歸何處？」

鬼王答是。馬上翻動名冊，只一剎那，答案出來了，殷國魂魄尚未入冊，也就是鬼籍中並無其名。

我將鬼王撥遣回去。

接著來的，我就毫無辦法可想了，我奉請華陀天醫去治殷國的植物人之疾，這已是天大的面子。我再召請登籤鬼王查殷國的鬼籍名冊，這也是天大的法力才辦得到的。如今二者皆落了空，我無法可想。

原本以為殷國之事，是小事，我只要出手，便可輕輕鬆鬆解決，這天下的疑難雜症我見多了，豈有難為之事，想不到殷國卻難為我了。

我想放棄。